

当代名家系列

临水照花人

台湾·魏可风 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谁能捞起她的影子

陈芳明（作家、政大教授）

魏可风的这册小说《临水照花人》，究竟使张爱玲再活一次，还是再死一次？无论怎样熟读张爱玲，无论怎样生动地描绘张爱玲，一如魏可风的笔力与想像，这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终究只是化成另一个符号，另一个飘渺的图像，游荡于孤岛台湾。

我喜欢张爱玲的冷酷文字，更爱她孤绝的人生。然而，我绝对不是张迷。我还不至于到了必须窥探她生活细节的地步，然而，我必须承认，她是一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。我并不认为她可以列入台湾文学的经典，但我不能否认她对台湾作家的深远影响，那种影响，已经构成台湾文学血脉的一部分。

我说张爱玲是台湾文学血脉的一部分，如果触痛了某些文学本土论者的神经，实在无需抱歉。在台湾文学史上，未曾在岛上生活过的作家竟能形成如此影响力者，恐怕张爱玲是空前绝后的了。鲁迅对台湾作家的影响非常巨大。日据时期的赖和、战后初期的钟理和，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鲁迅的影子。不过，鲁迅在台湾文学中的浮现，基本上是批判精神的转化与延伸。张爱玲的幽灵，却绝对不是如此而已。她的思维模式，句法变化，嘲弄态度都以撒豆成兵的方式散布在台湾作家的创作之中。

文学影响，足以构成后世作家的焦虑。因此，许多作家从来都不乐于诚实地承认自己作品受过前人的影响。每位作家都比较倾向于果敢地宣称，自己的作品都是原创的。然而，张爱玲却突破了影响焦虑的格局。许多作家都愿意公开表白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

了张爱玲的启发。这已经不是文学现象了，几乎可以说这已成为台湾文学的骨髓了。

张爱玲流域之广阔，已经不分时代，更是无限性别。每过一段时期，就有她的魂魄重现人间。有的以小说形式，有的以散文文体，更有的以批判论述的方式，描摹张爱玲的身段、姿势、侧影。就像德希达所说的衍异（difference），张爱玲成为一个符号，再延伸出一个符号，再衍生出一个符号；符号与符号之间，有雷同之处，更有歧异之处。朱天心、朱天文的小说，周芬伶的散文，王德威、李欧梵的学术论文，都再三地召唤张爱玲的幽魂。她的魂影，究竟是被浓缩了，还是被稀释了，未必能说得清楚。

《临水照花人》出自胡兰成的形容。魏可风的小说集中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往来过程之中。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华丽、最凄美、最哀艳的事件。灿烂开过之后，随即凋萎。穿越了这场爱情的开落，张爱玲便隐身走入历史的苍茫，她的文学也跟着成为传说。她的生命中没有忤情，而只是无情，甚至是绝情。她，在小说中竟活得那样辉煌。临水照花，有谁能够捞得起她的影子？

自序

魏可风

1915年的租界上海，街上已经是电车叮瞭往来，有四人座的大马车、两人座的小马车、黄包车、少许的汽车。这一年张爱玲的父母亲结婚。张御史与黄军门两户官家后人，和一般清末遗老遗少的名门一样成为上海人，多半是辛亥年左右的事情。

上海的报纸，大多人家都订有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，只是《新闻报》有更多的工商广告和商业消息。但是不论哪一种，只看看报纸版面，就会立刻感受整个上海浓重的商业气息，在第一版的报头之外就是整面的广告，有绅士拥着美女亲吻的“美丽牌香烟”、胡蝶与郑小秋主演的“小姊妹”、大光明戏院或大上海戏院开幕、奇异爱迪生公司广告爱迪生发明电灯50周年。接下去的每一个版面都以广告为主，新闻内容为副，似乎只要刊登广告的人出得起钱，新闻版面也可以随意被分割出左上角给派克快干墨水、右下角给上海自来火电灶；或一整条左边给明日开幕的光明咖啡馆，下面有许多小字说明馆内有新式冷热水汀，使客人殊不知馆内有冬夏之别……

上海租界有的是物质文明的光环，这里孕育了报纸业、鸳鸯蝴蝶派小说、电影、广播无线电、电灯、自来火，在中国其他地方都还没见过的东西，都在这里首先出现。永安、先施、新新各百货公司，会在每季举办时装发布会，邀请参观和演出的多半是各界名媛，最新时尚的衣料子和服装款式都会早早打出广告，每季的季末还有大减价，原本三块洋钱的吊带丝袜可以减到两块钱或一块半，鞋

子、女用皮包、帽子也都一样。

张爱玲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长大的。

看着那些可口可乐、桂格麦片、屈臣氏里卖的玉兰霜、买电影杂志送秀兰·邓波儿照片的广告，恍惚间，我有些弄不清上海和台北了。不论张爱玲受到的文学影响有多少成分是鸳鸯蝴蝶派，还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，其实影响她最大的，还是上海那种此起彼落热闹嘈杂的商业文化。

她喜欢大红色，喜欢读《礼拜六》，喜欢吃甜腻的东西，喜爱浪漫喜剧，喜欢读旧小说，喜欢穿华丽的仿清衣裳，怕黑、怕冷清。她就是个单纯喜欢热闹的人，也害怕失去那些热闹。偏偏她目睹了上海这样一个城市繁华时期的景象，也见到了繁华之后最沧桑的黑暗。

她个人的历史，涓涓滴滴透露在她的作品里；我尝试在书中引用张爱玲的句子，通过创作来与她“对谈”。但是将她的个人历史融入大上海10年代到50年代的大背景中，这种融入却是新的尝试，也许这样的小说创作仍不圆满，因为“张爱玲”作为一个小说的女主角是不够突显的，没有突破其他张爱玲传说的个性。

如果张爱玲头顶上有一圈光环，那么，海派文化就是那更大的光环。如果那一小圈光环在她不得已离开上海之后逐渐灰暗了，也是自然的。

最后，在此感谢陈芳明教授的许多建议与指导。

—

欧战爆发的第二年，与欧洲隔着重山万水的远东，繁华的上海滩上，电车每天叮叮叮叮来回行驶，高鼻子深眼睛的外国巡捕，仍像往常一样维持着租界的秩序。一条长长的嫁妆礼担队伍绵延着，前头管事的人都坐着黄包车，一路敲着锣鼓乐，挑夫们嘿呼嘿呼地飞走着，微弯的挑杆担盒一件件往苏州河的方向过去，引得不少路人驻足品评猜测，队伍前头已经弯入另一条路，从这边却还看不见队尾。

“这队伍多长！少不得又是名门贵胄办婚嫁。”一位胖太太同身边瘦尖脸太太说。

“这些年，能到租界里来的，不是钱做成的祖荫大树，要不就是会做生意的。噯，我那丈夫，要是肯好好学做生意，也不用我拼死硬撑着裁缝，还好，几家的太太奶奶们都喜欢我的功夫，几年下来，生意也有增无减，托她们的福，生活也算好过。”瘦尖脸太太明着贬自己丈夫，意思里却是说自己会打点。她的额上几道皱纹，把两道眉毛都挤得斜下去，嘴角又是薄薄地往下弯，整个表情仿佛无论什么都不满意。

“是么，你的功夫就是好！我就羡慕您这股精神，像我，就不行，光是靠我那老头儿子走船，时时带点洋货水粉回来，不过到几家的奶奶小姐那里兜转兜转，就得乏一阵子啰！”胖太太话里，就摆明了自己可以依靠丈夫孩子，比瘦尖脸太太更胜一筹了。她说得直晃脑袋，眼角一膘，又说，“不过，有些富贵的人家，也真不是我们想得到的有钱法儿，外表看来不过就是花园洋房，上次送外国水粉到林奶奶那儿，进到里边，一只屏风上，硬是红宝绿玉的镶嵌了好些，林奶奶还嫌绣画太俗，才没摆到客厅去。”

“这些人家的，要不是时局乱成这样，还高宅广宇大园林的，好好做着他们的官家呢。他们不好了，我们也就好不到哪里去，看看东西都一直贵起来，从去年到今年，百二十铜钱才兑一块洋钱呢！像这样场面的婚嫁，怕不免要多耗损！”瘦尖脸太太说得似乎大家都一齐沉下去了。

“哎，”胖太太笑道，“你倒替人家担心，人家门当户对的，不知金满山银满山，娶媳妇嫁女儿，还用不到这样哩！”说着捏起小指尖头比了比。

看起来胖太太是赢了，她得意地两手叉叉腰，往前瞧瞧，连礼担队伍尾巴都已转弯不见了。

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口转角的西式洋房大别墅，布置得极为喜气，张府的亲戚朋友全都来了，虽然张府老太太已经过世，厅堂上，被请上座的贵胄长辈非常多，花园里都是亲疏远近、老老少少的姨表姑表堂姪儿女的，满地里孩子们乱跑着，顶蓝顶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掐得紧紧、棉球似的白云。

“全按古礼呢，是女家军门奶奶再三坚持。现在很多都用汽车接了，花轿是特地租的。”花轿还没来，客人里有人轻声说着。

“时候乱，多少人家都因为革命党下来了，东西都不及带了，虽说能将就的就将就了，可新娘子军门黄家，女儿也只一个。这边张

府老太太来上海的第二年就过去了，临终叮嘱过，二爷只一个弟弟，好生照看着，虽不是同母兄弟，起码一家子财产都是老太太嫁时带过来的，嫁娶这等大事，没给做好，亲戚里舅子的李家第一个不放过，光是传着说着，就了不得了。”一位打扮得端庄的太太说。

“老太太如果还在，不知是个什么光景？”那一团话，显然引起众人对过世老太太的兴趣。

“老太太的爹爹，人称‘官爵部堂’，官拜汉人的极品了，光是田产，每年可收租五万石之上，这还不说，但凡外国租界地，都有好些洋房地产，现银、股票、外洋存款不知多少。这老太太当年又是最疼的长女，嫁妆定是几世子孙也吃用不完了。”另一个老先生拈着花白的胡子说。

“李家是兴办洋务的，老太太显然也新派。你看，新郎的妹妹二小姐就没给缠小脚。”另一客人说，显然大家都在兴头上。

“倒是新娘子，听说还照老法儿缠三寸金莲呢！”一个碎嘴婆子说。

“老太太也过去三四年喽！依我看，那是头胎小姐夭折，这第二胎从小给穿上男装，都称呼‘毛少爷’，不叫小姐，是一种蒙鬼神法罢了！”一个两鬓有些花白的老太太叹道，“不过，少爷小姐从小会读写洋文，却是李家的族风了！”

“这门亲哪，老太太在世时候就给订下的，那时这位新郎官儿还不到16岁，调皮得很。黄军门的小姐，张御史的少年，可真门当户对！”不知谁又附和了一句，大家纷纷赞叹了一番。

众人■ ■ 嗦嗦压着声头说得正热闹，忽然外头鞭炮声大响，显然是花轿到了。新娘子微微颤颤，身段窈窕，身上头上的凤冠大红绣金霞帔，都撑得新娘子瘦削的肩腰沉沉的，两个喜娘小心地搀扶着，与新郎拜天地祖宗，二兄志潜夫妇是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坐在堂上接受礼拜。

新娘子的大红绸盖头前后四角缀着穗饰，随着拜揖一摇一晃。

掩在盖头里的新娘只能见到新郎的长袍下截，新郎看来鞋大脚宽，身量也应该不短，这时候是怎么也看不见的。临上花轿前，嫡母曾执着她的手说：“上轿小人儿，下轿人家妇，千万记得！”她答应了，这才把盖头放下，嫡母眼中有满意的泪珠打着转。

新娘子耳朵里只听见人声嘈杂，人怎么搬弄，她怎么做，脑子里有着所有的一切，又似乎一切都没有。但是，她确实是下了轿的，是眼前这双大脚大身量的“人家妇”了。

这幢大别墅，有20多间房间，房间多而且进深，后院还有一溜房子是丫头妈子家人住的。天还黑魆魆的，新房这边，陪房老妈子已经在前间把洗脸水打好了，丫头伺候新少奶梳头洗脸完毕，随着管家媳妇到起居厅堂上，几盏煤气灯还点着。嫡母说过，老太太在世时的家风严峻，连比老太太小不了几岁的二爷都有些怕她，二爷比三爷大将近20岁，因此老太爷在时给二爷娶的媳妇也是安徽合肥人，在规矩习惯上，和老太太倒是十分融洽。

她跨进厅堂时，管家仆妇们正一个接一个，恭恭敬敬向二奶奶回话，家里花用、筵席炮竹茶水、桌椅耗损、电灯煤气灯煤球火盆用度、汽车保养添汽油箱、每日厨房菜单变化、少爷小姐房里每月开销等等，有的来核对销账，有的来说明请钱。

二奶奶头发向后梳了一个双凤髻，额上光光的没有刘海，40岁妇人的打扮，只一路听着，眼也不抬，手里翻着一本账册，偶尔问几句，端起青磁盖杯呷口茶。一旁侍立着的丫头看见新妇进来了，低头轻声在二奶奶耳边说了一句。二奶奶没表示，仆众还在回话，等全回完了，天刚亮，这才站起身转来，两手拉过新妇，表情上喜孜孜地从头看到脚。

这三少奶，20岁不到的年纪，额前一抹散人刘海，底下一双大眼睛，挑眉，秀挺鼻子，看来有棱有角的两片薄唇，瓜子脸尖下巴，正面看却有点方腮。黄素琼这名字，给三爷合婚时二奶奶也参与

过，本人比照片漂亮，那时二奶奶还是侍立老太太跟前的媳妇儿。

这样的美人，怕不有点娇气才怪，二奶奶稍稍闪过了这么个念头。

“起晚了？”二奶奶说完抿嘴笑了笑，把素琼一张白皙的脸涨红了。

“三妹妹，”二奶奶从袖口抽出月白洒花湖纺手巾，点了点额角，又把素琼按到椅子上，自己也坐下来，接着说，“现时不比老太爷、老太太在世那时候，住得深堂大院，又不愁用度吃穿，山再高，坐吃，也有山空的时候，家里事儿，样样都要仔细照管，能俭省哪能不俭省，这是老太太那时候立下的规矩，我不过跟着学样。现在添了你，我也巴望着添了个帮手。”

说完一双眼睛盯着素琼看，素琼只得说些话应付，尴尬地轻轻清一下喉咙说：“素琼年轻不懂的规矩，还望二嫂多指点。”

“我比你痴长几岁，许多事，多少也能教教你是不错的。我们做主妇的人哪，第一要事就是理家，要理得好就得凡事周到，丈夫要什么，小姑小叔子要什么，将来有了孩子，孩子又要什么，晚睡早起……”二奶奶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直看到素琼眼底，“这么样儿，在下人面前也能有个分寸。丫头老妈子、车伕、厨子、裁缝，这些底下人，待太紧了，背地里什么滑头都出来了，太松，没有个主子样儿，都没法儿好好理家。似老太太那时候……”

二嫂合肥口音的官话腔，总是左一句右一句“老太太那时候”，听在素琼耳里十分别扭，那位威严的官家婆婆若是还在，也有这么多教训吗？

“二嫂、三嫂、早！你们一块儿啊，都说些什么好玩的物事？”一个戴着小圆眼镜，手里拿了一本杂志的年轻姑娘走了进来，饱满的满月脸，是二小姐，“毛少爷”茂渊，把素琼从二太太口里的妇德、妇道中解了围。

“毛妹妹，”二太太招招手，也叫坐下，“什么好玩物事，我们再

怎么变法，也还是家里事儿重要，那件雪青掐丝夹袄昨天裁缝给送来了，等会儿试试吧。”

“毛妹妹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怪眼熟的。”素琼问。茂渊把手里的杂志递过去，素琼看了眼睛亮了亮。素琼惊喜地问：“你也喜欢看《礼拜六》？”

“嗯，昨天拿到的！三哥也爱看，不过我比三哥更爱。”茂渊说着，看着和三哥同龄的三嫂，觉得她的惊喜有点特别，因为《礼拜六》销售得很好，每逢星期六下午出刊，爱看的人往往先排了长龙等着买。

“去年五六月，他们要开办，我弟弟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遇到周瘦鹃，这人十分有才气，与我们同年。”她说的“我们”，不知指的是她双胞胎的弟弟，还是丈夫志沂。不论如何，素琼因着这本杂志，感觉与这位小姑特别亲切投缘。

“这人的外文能力也强，介绍那么多外国小说，每一期都有。《小说月报》是他们一伙子做的，我也爱。”茂渊说。“咦，说到一块儿去了，我也看的。”素琼像在陌生国度找到亲人似的。

“嗯，我家那位远房亲戚说，周瘦鹃读中学时候，因为偶然一次去务本女中看联欢表演，认识了一位表演得十分出色的女孩，很活泼秀丽，从此对她一片倾心，两人情书鱼雁往返，一个非他不嫁，另一个非她不娶，无奈女家富裕，看不起周瘦鹃这穷酸学生，认为门第不当，强将女儿另配。”素琼平时不喜多话的，这时开了话匣子，茂渊却听得呆了，叹气道：“也是个多情种子！”

“姑娘家，”二奶奶笑了起来，“这种事也不用多知道。”

“二嫂，现在当姑娘，什么事也得知道些才好，蔡元培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兴办女学，写了《夫妇公约》，提倡男女平等呢！”茂渊从容分辩道。

“唉唉，我的姑娘，十几年前，你还只一两岁呢！”二奶奶调侃地说，“何况女学堂什么的，我记得那几年，还不是闹出男女学生私恋

自杀的事，是有点名望的，家里都给请先生教，我们不都这么给教出来的，也不比别人少一点知书达礼。”

蔡元培原是前清翰林，后来投效革命党，结果反而成了名儒，向来在贵胄家庭里是不爱提这些人的，二奶奶这么说还是怕说得太尖刻，小姑面上挂不住，还算是客气着说的。

“毛妹妹现在都读哪些书？”素琼把话题岔开问道，茂渊也随便回答了一些，又把周瘦鹃的事转了回来：“他写的哀情小说，我常看得落泪呢。”

“是啊，比徐枕亚的《玉梨魂》也不差。”素琼说，二奶奶看了素琼一眼，素琼也不管，装作没注意。二奶奶十分以为不可，觉得素琼在带坏小姑娘，有些不高兴。

“你们再聊会子，素琼等等过来我这儿，还有事儿说！”二奶奶丢下话，霍然起身，旁边的丫头也跟了出去，素琼与小姑俩互换了一个胜利的眼色。

“三嫂，待会别去了，还不是说些别带坏我的话。我们去跑马厅路看西洋影戏去！”茂渊伸伸舌头。素琼道：“你是给人带坏的么？就凭我！”说完两人都大笑起来，又觉得更亲近些。

茂渊11岁时母亲去世，几年来二嫂如同母亲一般照料生活起居，只是没有了同母亲的亲密感，现在来了一位嫂子，年纪近些，相同的话题多了起来，说话、生活也起劲多了。

过了秋分，天阴的时候特别多，起风时风向也东西不定，多穿一件嫌热，少穿又嫌冷，花园里几株花树早过了花期，叶片稍稍转黄，要落不落的，老举棋不定，在风里飘摇，无法自主。

一双小脚穿着描金满帮花绣鞋，穿过花园门廊，素琼走得一阵风似的，飒飒扬起裙脚，身后的丫头几乎有点小跑着跟着。一进套间，转过屏风，志沂看着素琼脸色不太好，也不发话，只放下手里的书，等着听怎么回事。素琼打发丫头去煮开水冲茶，把前厅里的事

情跟丈夫说了一遍。志沂听了，无非又是嫂嫂限制用这用那、规定省这省那的。

“阿莹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志沂低声呼唤妻家中的小名劝着。

“不过是嫂嫂，又不是婆婆，凭什么！总说是老太太那时候。”素琼愤愤地。

“算了吧，二哥也是这样，说娘在世时都是这么省用的，汽车不给买、电话不给多打，连煤油灯也不能多点、草纸也都想方法省，这不行那不行的，我不也都忍着，朋友吆喝请客，手里每月用度都有限，不怎么交情的，就省着不去了。”志沂虽然劝说，自己也感到十分无奈。

“说得不好听点，那都是你亲娘的财产……”素琼声音高了起来，志沂连忙在唇上按了按。

“嘘——小声点，这房子虽大，说话声外头走过去的人有时也听得见。”志沂说，但是财产的事却戳中他的心。

“再说，”素琼声音低了一点，仍然很气愤，“我也不是没有嫁妆，这样钳制着实不合理，倒像小里小气的小户人家，做点什么事都得二奶奶、二奶奶的，这些丫头妈子，这些账房管事的！他们眼里倒有主子。”

“再忍忍，过些时候，”志沂在房中踱来踱去，低着头，嘴里说，“总有办法，总有办法跟二哥二嫂说白了。只是现在还乱着，前两天几个堂房兄弟来，都说现在北方房产在跌，德国宣布用无限制潜水艇制，听说是强弩之末了，北洋政府也趁机加入欧战，如果德奥战败，天津汉口九江，一些两国的租界地就会被收回去，到时天津租界不知会成什么样子。”

“天津有房产，我们又做主不得，有什么用！哪时候中国还不是乱着的，你总说有办法！这两个霸占了你亲娘财产的人，你还阿哥阿嫂的，叫得亲热。”素琼没好气地抱怨着。

志沂也已无话可说，只好两手把素琼拉进怀里，像哄小孩似

的，轻轻摇摇她。素琼把脸靠在丈夫的膀臂上，刚好斜斜对着锦绣屏风，这屏风是她的嫁妆，嫡母特意找的女绣，是能诗能画的没落世家女儿，要不是生活太紧，还不见得愿意做。屏风上弯弯曲曲的枝杈上，停着一只金莺，另一只正剔着翅膀，想飞。素琼眨眨眼，飞得走么？怎么飞也还在屏风上！她挣开了丈夫的手。

“又回去？”志沂丧着脸说，“你一走，这里就只剩我一人！”

“说得多么可怜！这是你家！”素琼仰脸反笑道，心下却也不忍起来。

顺从了一会儿，素琼越想，还是越气不过，收拾些小东西放入小钱包中，口里叫唤老妈子去街上叫黄包车，她一旦决定的事总无法劝解回转，这一阵子她经常回娘家透透气，这些动作几乎已经成了习惯。

但是回到娘家又能怎么样？她坐在黄包车上摇摇晃晃的，出门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坚定凛然，其实心里也老是没有主张，如果弟弟在家，多少有人说话解闷，但是弟弟也上了大学，有自己的朋友社交，并不常在家。她们姐弟是嫡母从湖南乡下买来的姨太太生的，父亲在他们出生前去世了，生母也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得肺病走了，嫡母是尽心尽力把黄家这对孩子养大的亲人，但是老妇人守旧，花了一辈子实践古训里的妇德，总是劝素琼脾气要软一点，回家要多住一天，就催促着姑奶奶不要冷落了姑爷，早早回去夫家。

她的确是金枝玉叶般在娘家长大，但现在是出嫁了的姑奶奶，是被切了根，移花接木的绑到另一株大树上的一段金枝。难道就这么来来去去，反反复复的，都是身不由己么？素琼拿起手绢子在眼角擦了擦。

但是，哭什么，湖南人从不示弱！

这一年欧战刚结束，还不到六月，江南的夏天热气来得特别早，北京闹学潮的消息，早已淹满了上海的报头，学生们情绪波涛

汹涌，从北大烧起的火焰，从此之后不断扩散，烧到全中国知识分子每个人心中都一把熊熊烈火。

姑嫂俩人一路追着学潮新闻读，尤其对学校里、学生之间发生的事特别感兴趣。几个月过去，满新闻纸上都是“打倒孔家店”、“摧毁吃人礼教”，连读的小说里都有不甘被旧婚姻束缚、被旧道德约束的女性出走。

追过了冬至还热衷着。

这天是连续阴霾之后，难得阳光耀眼的日子，虽然还是冷，姑嫂俩却十分有兴致，穿着袄袍袄裤，在花园间走着，茂渊说：“外国人都已经开始准备他们的圣诞节。”

“他们过节也挺热闹，传教士、修女也都一群群的。”素琼说。

“三嫂，你想不想去北大看看？”茂渊忽然转头问。

“怎么，你很想去么？”素琼明知故问。

“北大不是要招女学生了？第一次让男女学生同校，而且那些教授多半留过洋的。”

“外国不知比上海怎么样？”素琼也被引得想像起来。

“算了，那么远，想也白想。”茂渊有些沮丧地说。

“外国去不成，至少去北大看看，是不？”素琼侧头向茂渊笑着说。

“北京，也还远，我一人也不成的。”茂渊撅着嘴说。素琼看着这个已经18岁的姑娘，似乎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，笑着说：“你很想上大学读书，对不？”

“大概二嫂也不肯花这个钱。”茂渊说出不知反复想了多少回的心底话。

“不是，是她觉得没必要！”素琼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他们都觉得女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。”

“二哥、三哥也没读大学，大约是家里没这个传统吧！”茂渊觉得素琼说偏了，用上了报上常看到的“传统”。

“你三哥是因为16岁时母亲早逝，不然，像我弟弟，明明姐弟俩从小一起请先生教到大，年纪到时，他倒可以进复旦大学读书，我却得嫁人。”素琼无奈又有点气愤地说。

“三嫂，你也想的嘛！”茂渊睁大眼睛发现什么似的说。

“上海这么多女校，中西女塾、圣玛利亚女校，我们亲戚里也有父母肯让女儿去读的，都说好得不得了。没进中学读过，又不能进大学，总是遗憾。”素琼叹着气说。

“我们想想办法。”茂渊说。

“这种情形，都不是我们自主的，哪有办法可想？可恨同是人，为什么他们男人就是天，我们就是地。”素琼说。

“要三哥想点办法，和二哥分家好了，不就可以自主了？”茂渊推推嫂子说。

“你三哥要有办法，早做了，眼下就是没个正当理由。他们做兄嫂的，在外人讲来也挑不出破绽。”素琼说。

“娜拉迟早要出走的。”茂渊忽然念起台词来。

“娜拉出走后怎么办？”素琼对联似的接下去说，姑嫂俩人又相对笑起来。

这是易卜生的《娜拉》引发知识界轩然大波的其中一个子题。

姑嫂俩人才走一圈子，素琼忽然觉得身体疲乏，胃里翻搅起来，紧皱起眉头，大颗汗珠从额角滑下，素琼呻吟着，一手抓着短袄腹部，一手按着胸口，还慌着喊人找痰盂，不断呕出一些清水和一些嚼碎了的蜜饯渣子。

茂渊也慌了，不知如何好，一面嘴里喊仆妇，一面又叫人去二哥处找三哥、二嫂来，自己忙扶着素琼回房休息，刚盖好被子，素琼又想吐，茂渊安慰着，说已经去请大夫来了。

“不知怎么回事，最近老这样。”素琼按着额头，对大夫说。

“恭喜，三少奶，这是喜脉！因身子太瘦，胃中稍有虚火，心烦气躁，心火不下，肾水又不上，水火未济，故常心悸眼花，天气稍凉，

子宫丹田收了冷气，是故益发恶心欲吐。都不碍事，都不碍事。”大夫温吞吞地说完，开几剂安胎补药，又叮咛了一些孕妇应注意的事项。

志沂听着，眼睛早已亮了起来，茂渊更高兴了。二奶奶谢过大夫，转头对素琼微笑着。

“可要好好养身子，暖，要什么吃的，尽管说，有孕的身子总不定什么时候儿想吃。”二奶奶说完，素琼也客气地回答道：“谢谢二嫂，烦劳了。”

等人都走了，丫头妈子把桌椅都清理干净，生好一小盆炭火，出去时回手把房门关好。

“今后可少回点娘家吧！”志沂得意地说。

“哼，我倒想回娘家住到生！”素琼转过脸，撇撇嘴说。

志沂蓦地把素琼拦腰抱起，在空中呼啸转一圈。

“作死啊！你！”素琼一惊，却哧哧笑起来。

“啊喔，不得了！”志沂忽然板起脸来。

“什么？”素琼被他吓了一跳。

“今天早晨二哥把我叫去，正说到父亲往年奏折、日记、书稿，”志沂盯着素琼眼底的疑惑，故意慢慢地说，“特别是里头很有些齐家治国的道理，才说到一半，我就被叫了来，这会子可真要团团的齐家治国了！”听得素琼已经笑弯了腰，过一会儿又正起脸来对着丈夫说：“齐家啊，先得能自立。”

“你，和肚皮里这个，”志沂把脸贴在素琼的腹上，双手环着素琼的腰，笑道，“就是我的家产本钱，做了人家爹，当然非自立不可！”